

# 法国建成遗产保护教育体系对中国小城镇建成遗产保护的启示——以 L 市为例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French Heritage Education System to the Built Heritage Protection of County Towns in China

——Taking L City as an Example

欧阳静宣 赵法钟 (通讯作者)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韩国又石大学)

**摘要:** 当今我国对建成遗产保护虽日益重视,但仍存在专业人才匮乏和专门教育体系建设缺失等问题。因此建立健全建成遗产保护教育体系是我国遗产保护事业的当务之急。本文借鉴法国卓有成效的建成遗产保护经验,针对 L 市建成遗产保护现状中出现的问题,结合我国县级城市建成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建议: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增设“文化遗产保护”门类;完善遗产保护课程体系设置;建立利用社会资源作为建成遗产保护教育的实践体系;广泛开展建成遗产继续教育和培训。

**关键词:** 建成遗产;遗产保护;教育体系;法国

## 一、绪论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止至 2021 年 7 月,被评定为世界遗产的共有 1154 处,其中中国以 56 个位居世界第二(意大利 58 个,德国 51 个,西班牙和法国均为 49 个)<sup>1</sup>。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说过:“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sup>2</sup> 常青院士指出:“建成遗产泛指以建造方式形成的文化遗产,由建筑遗产、城市遗产和景观遗产三大部分组成。将‘建成遗产’概念的空间范围扩展开来,其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历史环境’(historic environment),即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城乡建成区及其景观要素,比如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和乡村中的传统聚落。不仅如此,‘历史环境’概念的外延还包括那些虽建成遗产早已凋零,但历史地望影响依然深厚的地方。”<sup>3</sup> 因此,建成遗产应该是文化遗产存在的最常见的形式。中国 56 个世界遗产中绝大部分是建成遗产或与建成遗产相关。

近年来,关于建成遗产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大城市或古镇名城区域保护方面,例如,探讨建筑遗产辨识路径和价值评定标准(卢宇飞,2020;刘伽毓,2020),强调“人”在建成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应考虑建成遗产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策略(张松,2020;韩洁、刘小溪,2019),建议寻求消费叙事与建成遗产保护之间的契合点,以促成建成遗产保护策略的良性更新(薛威、李和平,2019),主张依靠专业人员和居民开展建成遗产保护工作,统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形成由点到面、由单一到多元的,系统化多维度的建成遗产保护策略(牧骑、Aimar Fabrizio、陈莉,2021)。文化遗产国外经验的引入也主要集中在法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而对于社会性及专业性极强的建成遗产保护中最为关键的人才缺乏及培养问题很少被研究。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的研究因我国体系不健全而仅停留在建议依托建筑遗产开展文化自信培养(朱宇华、齐莹,2021)及呼吁高等教育“文化遗产保护”学科门类增设上(姚伯岳,2019)。专业人才的“空白”对建成遗产保护,尤其是对城镇化快速发展下的县级以下地区的建成遗产保护而言,是一个越来越凸显的且易被忽视的问题。

快速城镇化也却对历史文化与集体记忆带来巨大的冲击。1978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为 1.7 亿人,城镇化率不到 18%,2013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 7.3 亿人,城镇化率达到 53.7%,2021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 9.15 亿,城镇化率达到 64.72%。<sup>4</sup>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虽然中国人民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封

建糟粕”“落后”“现代城市的疮疤”的全盘否定阶段、发展与保护的辩证认识阶段,到观念意识趋同、保护实践及利用模式具体化多样化的新阶段。<sup>5</sup>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追逐经济利益或政绩的狂热使得大量建成遗产遭到不同类型的破坏。这一状况在几乎没有专业人员的县级以下地区更突出。遗产保护专业人才的匮乏和遗产保护教育体系建设的缺失成为遗产保护与传承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只有少数院校开设了“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等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专业(如北京林业大学、同济大学),而这极少数的专业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还存在所学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文化遗产保护没有最重要的人才保证。因此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培养持有积极文化遗产保护价值观、掌握科学方法、具备跨学科整合与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当务之急。

2014 年,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做出重要指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sup>6</sup>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具有极强的文化性、社会性和专业性的,但中国的文化保护事业的民众文化认知、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都亟待提高。法国和中国一样拥有璀璨的文化遗产,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许多经验对世界各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现在,法国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历史建筑遗产本体的修复,而是更加致力于遗产所在区域生活环境的改善,活用遗产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与法国的建成遗产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法国的建成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中“专业人员”是其制度成功实施的重要保障。(邵雨,2017)除了具有系统、完善、科学的高等教育及实践体系,还有面向公众的继续教育体系和专业的培训机构。巴黎索邦大学、国家遗产大学、法兰西建筑研究院、建筑与遗产博物馆,以及建成遗产保护领域的国家级培训机构 Ecole de Chaillot 等,培养了许多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培训了大批遗产保护官员和建筑业主,并致力于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活动的开展,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和社会支持。

因此研究和探讨法国建成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的经验,能够对于遗产保护人才奇缺的中国有所启示。本文将以 L 市为例,针对 L 市建成遗产保护情况调查分析中所剖析出的问题,尝试从法国建成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经验中获得一些县级以下城镇建成遗产保护的启示。

## 二、L 市建成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为了了解 L 市建成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作者请教了资深的专业人士,并对该市文化遗产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作了访谈。通过对问题的初步归纳与分析,可将 L 市建成遗产保护人才缺乏作为根源性问题,具体如下:

#### 1.政策及保护制度不健全

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虽然根据国家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已建立了相关的法律体系,但是目前还是主要围绕文物方面进行立法,覆盖范围有限,且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等效力分级,对基层地区的文化遗产并不能形成实际指导意义的法律保护。目前省级一般有《文物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根据受访者所述,因立法权限等原因 L 市是没有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的,所有保护开发等活动都是在《文物保护条例》下进行,关于建成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也是在《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条例》中找到可适用条款。

#### 2.管理部门边缘化

根据政府官方网站公开信息,开展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省级行政管理部門是文化和旅游厅,L市的则是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下设的文物所。根据《L市文广新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领导分工及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信息》中关于文广新局的主要职责中第十二项的表述(共十八项职责):指导、管理全市文物保护、文物考古、文物和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组织开展文物、博物馆安全督察工作,负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监督工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比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等宣传效果明显的工作,算不上重点工作职能。根据调查,管理人员大多不是文化遗产相关专业背景,即便有个别专业人员,也并不安于现有工作岗位。虽然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日益重视,但在经济利益和政绩的导向下,文化遗产行政管理部門的边缘化问题仍很突出。因此在地方建成遗产保护实践中,文物保护单位 and 文物行政部門的同意权即便写入了法规,但也往往是被忽视的。

#### 3.保护方式简单、缺乏专业性

在有些省的文物保护条例中,对文物或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虽然提倡或要求“划定保护范围”“划定建设控制地带”,要求注重文物环境和历史风貌的和谐统一,但目前实际的保护、修复工作等仍然几乎都是局部修复或只关注建成遗产本身,忽视甚至放弃周边环境的保护,从而导致周边开发建设对建成遗产的蚕食,进而导致“建设性破坏”。

保护方式的简单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简单、不专业,还体现在不注重文化的宣传与传播。文化传承不仅能提升文化自信,还是为遗产保护培养社会基础的关键。因此重视建成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宣传与传承,也是系统保护的重要一环。

选择单一的、不够专业的保护方式最主要还是因为人员的不专业,没有专业系统的学习培训,是很难产生专业系统的保护方案。

#### 4.管理及保护人员缺乏专业素养

“外行人做内行事”是县级以下文化遗产保护人员一直以来的现状。调查中被认为是“专家”或“科班出身”的人主要是基于其长久的工作经验。对于整个行政系统中,例如市长或分管文化的副市长等是否具有专业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县级城镇的规划建设的决策过程中是很少请相关专家提供又决定意义的指导意见的。因此决策者不重视,对于边缘化的部門的人员配备也就不会要求严格,往往文物所还要接收不被重用或退居二线的官员们,这样就更会导致管理及保护人员专业水平难以提高,即便是专业人员也“不会安心工作,想要离开”。

#### 5.学习培训不系统、对象单一

一方面学习培训机会不是很多,有能力为这些经验丰富的人员

提供培训的专家不多;另一方面,拥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的人已经不愿意出去学习培训了。由于专业人员的匮乏,无法开展系统的培训,现有的培训水平及现实指导意义不够。

接受学习培训的人一般都是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的人员,而上级管理者是不会(政府也无此类要求)参加此类培训学习的。因此,被弱化的部門工作人员想要说服上级管理者开展某项文化遗产工作,往往是更难成功的。

#### 6.人才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

虽然 L 市所在省的文物保护条例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注重对文物、博物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但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保证不了专业人员的培养和人才输出,无法满足日益受重视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需求。不仅教育培训体系未建立,高等教育或专业学校也未设立相关专业,未构建系统完善的课程体系。目前仅有考古专业、城市规划专业等有限的专业与建成遗产保护相关,虽然北京林业大学等学校也开设了“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课程,但关于建成遗产保护的相关系统课程仍很缺乏。相较国外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的国家,我们在建成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的建设方面是最薄弱的环节,也是影响整个建成遗产保护甚至所有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因为没有完善的高水平的教育体系,就培养不出遗产保护所需的关键要素——专业人才。

### 三、法国建成遗产保护教育制度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遭到空前破坏时被引起注意。意为“破坏文物、破坏艺术”的 vandalism 一词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1830 年法国成立国家级专门机构,用以研究建筑遗产。自此,建成遗产概念不断发展,经历“文物建筑(Monument Historique)→景观地(Sites)→文物建筑周边周边环境(Le Abords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保护区(Secteur Sauvegardé)→建筑、城市和景观遗产保护区(ZPPAUP: Zone de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Architectural, Urbain et Paysage)→建筑和遗产价值重新区(AMVAP: Aires de mise en valeur de l' 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过程,大批的建成遗产得到重视和保护。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众,人们的对建成遗产的自身价值和资源价值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建成遗产也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更具开放性的概念使建成遗产保护在适应现代新生活方式和可持续发展中更好地实现“价值重现”。至 2017 年,法国的建成遗产保护区已占整个国家领土的 6%,某些省已占 1/6 的面积,甚至有些城市整个区域都在保护范围内。(邵甬, 2017)

法国建成遗产保护所取得的瞩目成效得益于完善的遗产保护管理体系。法国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下设在文化与交流部的遗产总局负责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央派驻到地方的省级建筑与遗产局则是保护政策落实到位的重要保证。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的建筑遗产保护项目获得最终批准后,省级建筑与遗产局负责对规划建设项目的许可签署强制意见或非强制意见,颁发许可证的部門(省长或市长)必须遵从强制意见。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政策落地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将政策要求植入城镇规划中。

保证建成遗产保护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法国 100 个省级建筑与遗产局的约 800 名专业人员。这些人员是经过严格学习、培训、考核的国家建筑师、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遗产建筑师、工程师等。国家建筑师每年有一次选拔考试,仅录取不到 20 人,目前法国只有 200 多名国家建筑师,但这些被严格培训的精英们成为了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规划的核心力量。

既然注重专业人员的作用,那么如何培养出起关键作用的专业人员就需要依托完善的遗产保护教育体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可以追溯到 1887 年阿纳托尔·德·波多在法兰西文物博物馆(位于巴黎夏

约宫 Palais de Chaillot)的法兰西建筑历史的讲学。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发起成立了世界遗产组织,签署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法国政府以此为契机,1973年在巴黎索邦大学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部(Section de conservation restauration des biens culturels)开展现代大学的文化遗产本科教育。此后,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发展迅速,建立了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首先,为适应发展需求,法国不仅在巴黎索邦大学(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Paris IV))国家遗产大学(Ecole nationale du patrimoine)、图尔美术大学(Ecole des beaux-arts de Tours)、阿维尼翁大学(Ecole d'Avignon)等学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还加强了面向社会公众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其中,Ecole de Chaillot开展的继续教育,其对象不仅限于专业建筑师,还可以是市长、建筑业主和公众。这利于自上而下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统一认识,对于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宣传及保护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第二,形成了宽口径培养与专业细化相结合的完整的本科至博士的学位教育,为法国建成遗产保护输送了知识面宽广专业水平高的专业人才。学生既要学习文史理工相关的公共课程以构建全面的自身知识结构,还要花较长时间深入学习诸如石器、木材等的损坏、使用、修复等。“知识面宽,专业能力强”的学生在毕业时就能走上建成遗产保护的工作岗位。第三,课程内容丰富,注重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是材料科学、制造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保护与修复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只懂一个学科的内容是做不好建成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实践教学对遗产保护专业来说尤为重要,珍贵的文化遗产容不得学生毕业后到实践中去试错。因此充足的实践教学(模拟+实战)能使毕业生即能胜任保护工作,节约了各类社会成本。第四,教学科研相辅相成,校际、国际交流密切。教师在从事教学的同时在建成遗产保护区域开展修复或研究工作,能促进教师教学相长,保持专业实践前沿水平,从而实现专业人才的培养。

#### 四、法国建成遗产保护教育体系对中国县级城市建成遗产保护的启示

L市建成文化遗产保护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缺乏系统的责、权利分明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话语权的管理机构和应有的建成遗产保护管理及修复人员准入标准。因此所有问题究其根本,是缺乏专业人员所致。专业人员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及法律制度,才能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才能从决策层面重视建成遗产保护问题,才能提出遗产保护与人民生活 and 区域发展相协调的规划方案等等。如前所述,人才缺乏这一关键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县级以下地区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人才的培养靠教育。面对中国县级以下地区建成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和中国遗产教育的现状,结合法国教程遗产保护教育体系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建成遗产保护实践,建立系统化、多层次的遗产教育体系,为建成遗产保护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首先,完善建成遗产相关学科专业的系统化多层次学位教育,尤其要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增设“文化遗产保护”门类。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新兴学科,又都属于交叉学科,以往严格按照科学分类体系编制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不能有效地安置它们,自然也培养不出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必须改变思路,开创新的学科门类,重新整合散见在旧有学科专业目录中的相关专业方向,设置合理的一、二级学科,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所处的尴尬境地,源源不断地培养出符合需要的专门人才。(姚伯岳,2019)第二,完善遗产保护课程体系设置,推动“大保护教育”观下对学生的专业培养和文化普

及。对专业学生开展宽口径培养与专业细化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以保证学生既有正确的遗产保护价值观,又有跨学科开展遗产保护的能力。对非专业学生加强通识课设置,既利于文化遗产普及,也利于培养学生文化自信。第三,统筹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建立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实践体系,推动学生所学能做到理论密切结合实践,以确保培养的学生能适应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需求。第四,推进文化遗产科普教育广泛化。在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遗产地等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民众开展文化遗产宣传及科普教育,提高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群众基础和社会支持。第五,开展文化遗产继续教育和培训。要结合行业或管理部门准入标准,对专业管理人员及修复人员开展日常化、系统化、严格化的培训。培训的对象除了专业从业人员,还应应对地方行政官员,如市长,以及建筑商进行培训,以使其在决策中考虑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另外,培训还应以公益讲座等形式面向公众,促进交流,培养认识。第六,除了在现有院校及其专业设置基础上,我们可以考虑建立整合资源,成立专门的院校开展专业人才培养。

#### 五、结语

随着2017年“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中国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相关学科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也越来越多,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跨学科性也开始引起关注。法国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有些高校也已和法国相关学校进行合作,取长补短,为遗产保护工作培养专业人才。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体系亟待建立,无论是体系建设、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意识普及等,都值得大家共同关注。

#### 参考文献:

- [1]张松(2017).城市建成遗产概念的生成及其启示建筑遗产,2017(03),1-14.
- [2]周耀林(2006).法国文化遗产保护高等教育探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6),20-22.
- [3]邵甬(2017).法国国家建成遗产保护教育与实践体系及对我国的启迪.中国科学院院刊,32(7),735-748.
- [4]张松(2020).建成环境遗产的可持续维护与管理——以江南水乡古镇为例.人类居住,2020(03),43-50.
- [5]邵甬,阮仪三.(2002).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展的启示.城市规划汇刊,2002(3),57-60.
- [6]姚伯岳(2019).关于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文化遗产保护”学科门类的建议和设想.古籍保护研究,2019(01),41-50.
- [7]曹新(2020).美国遗产保护教育刍议.中国林业教育,38(5),69-74.
- [8]数据来源: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 World Heritage List
- [9]光明日报:善待遗产延续文脉——观点——人民网(people.com.cn)
- [1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智能云搜索(stats.gov.cn)
- [13]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综述-新华网(xinhuanet.com)